

消逝的日本

美丽景象的遗失

LOST
JAPAN

[美] 阿列克斯·科尔 | 著
黄林然 | 译

行将消逝的，不光是日本，还有整个曾经的文明世界

20年代起的变迁中，正在消逝的传统之美
跟着作者年少时的记忆，一起去追寻从20世纪

日本服装设计师三宅一生 重磅推荐

CS | 湖南人民出版社



消逝的日本

美丽景象的遗失

[美] 阿列克斯·科尔 著

黄林然 译

LOST JAPAN

本作品中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消逝的日本：美丽景象的遗失 / （美）阿列克斯·科尔（Alex Kerr）
著；黄林然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9.1
ISBN 978-7-5561-2106-9

I. ①消… II. ①阿… ②黄… III. ①文化史—研究—日本
IV. ①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99262号
LOST JAPAN By ALEX KERR
Copyright: ©ALEX KEEP 1993/199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hiori Co.Lt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INC.,LABUAN,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8 Changsha Senxin Culture Dissmination Limite Company
All right reserved.

XIAOSHI DE RIBEN MEILI JINGXIANG DE YISHI

消逝的日本：美丽景象的遗失

著 者 [美] 阿列克斯·科尔
译 者 黄林然
出版统筹 张宇霖
产品经理 傅钦伟
责任编辑 杨帆
责任校对 谢喆
封面设计 泽信·品牌策划设计
内版设计 罗四夕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年01月第1版
2019年0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 mm × 1194mm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6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61-2106-9
定 价 42.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序

关于阿列克斯·科尔

我记得我和阿列克斯相识于1978年，那个时候，我才登上新桥演舞场的舞台，初演鹭娘。河原崎国太郎是我们的中间人，那一天，阿列克斯带来了玫瑰。第一次见面，我就觉得与这个人很投缘。那时候我刚初访欧洲回来，内心被丰富的文化震撼着，而阿列克斯在大学期间的研究方向是中国与日本文化，他酷爱旅行，足迹遍布了欧洲各地，他丰富的旅行经验以及对不同国家的讲解，让我大开眼界。更巧的是，我和他都十分喜欢意大利，于是我俩一拍即合，我去美国公演时便请他担任我的口译。阿列克斯熟稔许多国外特有的俗谚与文化，让我学到了许多，对我在国外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直到现在我仍心存感激。

他曾说过达·芬奇的一句名言：“美就存在于平衡之妙里。”他这个人 and 一般美国人不太一样，感性大于理性。或许因为这样，才得以欣赏到日本文化根底中所蕴藏着的那种暧昧。

他对语言无法触碰的事情也很珍惜。有些事，即使你长篇

大论想要说服他，也是无济于事，他如果不在乎，就是不在乎。他在乎的，只有那些能让人心领神会的美好。难怪我们会如此“臭味相投”。

有一次，阿列克斯对我说，我们千万不要变成“cognoscenti”。这个词源于意大利文，意思是通晓天文地理却不做事的人。可是，他以前就是那样的人，虽然才识渊博，对生活却一无所知。

论对美的感觉，阿列克斯的确造诣深厚，从希腊雕刻一路探索到了丝路、东亚，绝对无可挑剔。可是论生活，他则是那种以为钱可以随处蹦出来的人。这种性格一直到他为美国的崔梅尔·克罗（Trammell Crow）地产开发商工作之后才有了改变。在那里工作的六年，对他是一种特别棒的历练，让他在生意中学到了社会常识与营生技巧。

不过阿列克斯并没有因此而变得世俗，抛弃幽默、感性先行又超然不羁的脾气秉性。他在这方面平衡得很好，同时保有自己的本性与社会人士的成熟感性及见识，因此他才写了这个作品。

当他以一个具有国际观的成人眼光来重新审视日本，他看见了什么？唯有在这样一个无欲无求的美的信徒笔下，才勾勒出日本现今的真正面貌。

这本书，源自阿列克斯对日本的热爱，源自他希望通过文字保存日本之美的信念，我希望它能获得更多读者的青睐。最后，也祝愿他在今后的旅途中，能坚持实现他的梦想。

目 录

第一章 我的梦幻之城 / 001

第二章 祖谷 / 017

第三章 歌舞伎 / 035

第四章 美术收藏 / 055

第五章 日本研究与中国研究 / 069

第六章 戏墨 / 089

第七章 住在“天满宫” / 107

第八章 泡沫经济 / 125

第九章 关西七景 / 143

第十章 五景巡礼续篇 / 161

第十一章 奈良深山 / 177

第十二章 东西文人 / 195

第十三章 东南亚 / 215

第十四章 得见最后一道光 / 235

后记 / 253

第一章



我的梦幻之城



情迷日本屋舍

6岁的我，一直梦想能够生活在城堡里。

很多小孩子应该和我一样，有着同样的梦想，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慢慢消磨了我们的梦。我的梦还是陪伴了我很久。父亲任职于美国海军，在军队中担任律师，那时候我们住在那不勒斯，每天父亲一回家，我就纠缠着他：“我想搬去城堡啦！”我父亲被我烦死了，甚至一度不想理睬我。有一天，他干脆地跟我说：“其实这世上所有的城堡都是属于一个大地主的，他叫努斯鲍姆，等你长大了就可以去跟他借房子。”从那天之后，我就一直乖乖等待长大，希望有一天，可以和他见面。

9岁时，我们全家搬回美国，住在华盛顿。那时候，我在一间很特别的学校念书，那里会教小学生念中文和拉丁文。在当时，提供中文教育的地方十分罕见。中文很有趣，这让我开始将心中的完美城堡与中国的河山联想起来，心里充满着对中国无限的憧憬。

后来，我的父亲调动到日本工作，我们搬到了横滨本牧地区的美国海军基地。那年我 12 岁。

那一年，正值日本举办奥运会，日本经济突飞猛进。不过当时的横滨还保留着旧容颜，群山连绵，青翠欲滴，青瓦盖顶，那种美丽让我心醉神迷。那时候，市营电车上经常可以看见穿着和服的女性。深夜，还可以听见木屐在地面走动的声音。从那时起，我心底对中国的向往逐渐转变为对日本的依恋。

日本屋舍让我十分着迷。当时还有很多气派的日本民宅，我母亲加入了文艺团体，团员都是居于日本的外籍人士，常有参观日本的传统房子，而我自然成了母亲的跟屁虫。

我们曾参观过叶片海岸据说是属于日本宫内厅所有的某栋别墅（也许是美军所有）、东京的吉田茂旧宅以及三崎海岸提供给外国人的日式别墅。有时去玩，有时会在那边过夜。当时我年纪还小，很多细节现在都记不清了，但是脑海里依然有较为鲜明的印象。我记得在叶片别墅第一次看到的榻榻米是那么雅净，房间是那样的爽亮。站在二楼的窗户边，可以眺望远处的富士山，我觉得自己好像躺在云端，整个人飘浮在空中。

直到现在，我还能看见三崎山崖上海风轻柔地吹拂着松林，我也还记得父母亲的朋友居住的那幢传统宅邸：门、庭园，接着是另一扇门，最后才是玄关和其他地方……（我后来才知道，原来玄关指的不是住宅大门。要先经过围篱和几道门后才会抵达玄关，那是最后一道关卡，所以才会加上一个玄字。）

抵达玄关之后，主人居然膝行来迎接，着实吓了我一跳。

走进屋内，沿着走廊来到了一个小房间，再穿过边廊进到一间大和室。通往大和室的走廊明净敞亮，可是大和室里却阴翳幽暗，有一种很是神秘的美感。自此以后，那意象便成了我心中的“城堡”。

我的成长过程往返于美国和日本之间。1969年，我进入耶鲁大学的日本学系就读，但是，学校教育几乎只围绕着日本的经济、明治以后的政治情况以及所谓的“日本人论”打转。我心底不禁涌现问号——这个日本真是我想居住的日本吗？为了找出答案，1971年的夏天，我环游了日本一周，从北海道一路搭便车走到日本南边的九州指宿地区。

这个旅途持续了两个月。旅途中，我遇到了许多友善的日本人。这些有缘人收留我过夜，那两个月里，只有三天我是夜宿在旅社。可见，当时的确是日本对外国人无比包容的年代。

这趟旅途，不仅让我领略到了日本的亲切感，更大的收获是，在旅途中，我见识到了日本的自然之美。现代化的浪潮虽然逐渐侵入1971年的日本乡村，可是和都市相比，乡村的大部分地区依然保留着原始面貌，那时候的路大多数还是简易路，山上树木丛生，品种也是杂乱不一。山谷中升起一层层雾气，仿若处于梦幻之地。风轻轻拂过日本的树枝，摇曳的树枝宛如晃动的羽毛，透过枝叶的缝隙隐约可以看见后面的山岩。在地理上日本虽然是属于温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可是山里的草木却带着热带雨林的个性。常在四国或九州山林里走动的人就会了解我在说什么：日本山林其实很野，湿热、深不见底，好似

原始森林，视野中的山都被野草、山蕨和落叶覆盖。行走在山林间，好像时空穿越回到了几亿年前，也许下一秒，就会冒出一只翼龙，迎面扑来，有种难以言喻的气息。

每次回想起那时候的日本自然之美，泪水就会湿润我的眼眶。在后来的20年间，日本的景观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杂乱不一的树林被无情地砍伐，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的杉树林，毫无特色；树林里悄然无声，没有一点生物的气息，好像是处于荒无人烟一片死寂的沙漠之中；山林深处也铺装有人工道路；为了防止泥土滑落，山岩被灌上了混凝土，曾经美丽的岩壁消失无踪，而梦幻般的雾气，也永远无法升起。

当时，日本成了全球向往的旅游胜地，有许多的外国学子来到日本见识了京都庭院之后，以为它们就是日本自然风貌的代表。我却觉得他们十分可怜，日本的自然美景应该更具神秘感，充满臆测，就像是神仙即将降临的圣城。有火山，还有彩多姿的“雨林”，或许日本曾经是全世界最美的国家。可是，那醉人心的自然之美，却已是过眼云烟，渐渐寻觅不到了。而它们却永远会被我铭记在心里，即使我到了80岁、100岁，动人的日本山河我永远也不会遗忘。

四国秘境

1971年夏季旅行，最后一站是四国的善通寺。在最后一天，我在善通寺认识的一位朋友邀请我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你肯定会喜欢！”于是，我们两人骑上摩托车，从善通寺往四国出发，前往阿波池田，然后再从阿波池田沿着吉野川往上走。两边的山谷愈发险峻，当我还在疑惑他到底要带我去哪里时，我们已经来到了祖谷口这个地方。朋友说还要往上走，于是我们开始沿着蜿蜒的山中小径往上爬。

祖谷溪位于德岛县与高知县的交界处，祖谷峡是日本最深的峡谷。那天我所看见的景色，绝对是日本最最奇幻的大自然，想起我小时候对中国山水的向往，眼前的美景，与宋代山水画中描绘的山景如此相似。

青色的阿波石沉浸在河水里，河水被映衬成翡翠色；峻岩如玉，瀑布从对面山巅笔直地飞流而下；茅草屋三三两两散落在山腰上，好像是仙人的居住之地。

后来为了撰写毕业论文，我专门研究了祖谷这个地方，发现四国地区的开垦方式十分特别。日本村落一般都坐落在山麓或山谷地带而不是山林间，房子的四周开垦为水田，不过四国山区的民宅却一反常规，建到了山林深处。这是因为四国的川畔暗藏危机，并不很适合居住，在山泉附近的山林却更加适宜生活。

不过在山林里，岩石随处可见，不大适合种植稻谷，住在山林中的人也不用因为要彼此协作农事而聚集成村落，所以住宅便如星点散落在山中的各处。

中国元代有一个以独特山水画而闻名的画家，名为倪瓒。在他的画里总是空无一人，只有一间用四根柱子支撑的茅草屋，

孤零零地站在浩瀚天地间。画中所透漏出的与广袤无限天地所对应的那种孤寂感，在祖谷山林间，我深有体会。

祖谷可以说是我那次夏季旅途的终结。我找到了“自己真的想住在日本吗？”的答案。

1972年，我在庆应大学做交换生，不过大部分时间，我并没有花费在学业上，几乎成天都沉浸在祖谷的美景里，整天地玩耍。

去祖谷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也有了新的发现，祖谷除了拥有特别的自然环境以外，那里的居民也很特别。因为地势险峻的原因，祖谷自古就是“隐遁之地”，避世脱俗。

目前，所存祖谷相关的最早文献中这样记载：奈良时代，曾有一群巫女从京城逃离，逃到了这里，从此消失在了山林里；屋岛之战时，平家落人落败，仓皇逃进了祖谷深山，自此之后，祖谷便成为平家落人的群居地。目前，祖谷深山的“阿佐”地区依然还有平家子孙，他们还居住在茅草屋里，保存着平家的精神象征“赤旗”。

南北朝时期（日本的南北朝时期为1336—1392年），南朝军将祖谷作为要塞之处；江户时代，祖谷人也曾拼死反抗德岛的蜂须贺公所率领的阿波藩直到战争的终结。弱势的老百姓一再地反抗当权者，可见祖谷人的性格之独立与难驯，直到20世纪，祖谷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难怪祖谷会被誉为是“日本三大秘地之一”。

祖谷最早的“祖谷街道”兴建于大正时代，那时候全靠人

力开凿山壁，花费了 20 多年时间才完工。现在，祖谷有很多马路与林道，但我刚去祖谷时，祖谷街道是唯一一条开车能进入祖谷的山路。山路还是简易公路，没有护栏，路的旁边就是悬崖。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一辆车悬空在山崖之上，就在司机慌忙逃出来的一瞬间，车子就扑通一声坠落到山崖下。那条山路十分危险，可以说是拿生命在行驶。

祖谷的民宅并不是遵循傍路而建的原则，而是建在与马路毫无联系的地方。如果想要去参访民宅，只能通过林里的小径。于是，我行走在祖谷山区的日子就此开始。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能够去游玩，着实很幸运，如果稍晚一点再去，那祖谷已不是祖谷了。当时的祖谷，人们还延续着原来的生活习惯，他们会身着草编蓑衣在庄稼地里干活，家家户户还使用地炉。

从主道往祖谷的人家走，通常都要走上两三个小时。因此，祖谷人和外界不常有联系，甚至有些老婆婆十余年都没离开过自己所居住的村庄，去往其他的城镇。

现在，每当我一来到祖谷，就好似回到云端上的生活，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虽然山下的乡镇与平原已经完全淹没在现代浪潮之中，而山中的日子依然保留着昔日的美好。这样的感触并非独我所有，早在江户时代的碑文上就刻着“祖谷，我阿洲（阿波藩）之桃源也”。可以看出，人们自古就把祖谷当作世外桃源。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祖谷当地的一个很有趣的称呼方式，在祖谷人的口中，外地人被称为“下面的人”。我这种外国人对祖谷人来说肯定是稀罕得不得了“下面的人”吧，可是大

阪人与东京人也都是“下面的人”。所以，我每次去祖谷玩时反而觉得很轻松，因为被当成“外国人”看的那股压力减小了。

但是，再回过头想想，无论如何，我本来就是一个外国人，还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踏入祖谷深山的白人。我记得有一天，爬了一个小时左右的山路抵达深山里的村庄，人有点疲倦，在一间小神社的石阶上坐下来歇息。大约过了十分钟，我看见一位老婆婆往神社的方向走来，于是站起来想跟她问路，没想到的是，老婆婆居然尖叫了一声，转身走了。后来我听村庄里的人说，老婆婆以为是神明显灵。现在我每次在歌舞伎或能剧里见到红发神仙，想起这件往事，也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当我第一次走进祖谷的民宅时，十分震撼。屋子里晦暗阴翳，因为长年使用地炉，屋里的墙壁、地板和梁柱全都被熏得漆黑一片。采用合掌造（双斜茅草屋顶）的屋顶内部由于没有架设天花板，顶端完全淹没在黑暗之中，好像走进了洞穴里。初次进入，什么都看不清楚，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慢慢适应黑暗，屋顶内部的茅草也能看见了，那茅草像漆上了一层乌漆，乌黑发亮；架在上方的黑竹竿上往下垂挂着一片片烟叶，被下面的地炉给熏着、烘着。

东方文化的悲剧

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很有名，我以为，他所说的“阴翳之美”，对现代的日本人而言，显得过于高深。虽然，当今

的日本到处保存着所谓的“民家聚落”，希望能够延续乡土文化，可是，你只要去那些地方走走就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些地方都太明亮了：木地板上铺着榻榻米，柱子被磨得光亮，茅草屋顶崭新如初，灯光发散到室内的每个角落。这样的环境，你无法感知到梦。

但20年前的祖谷，还残存着神秘的阴翳。祖谷是个贫困的小山村，房子比一般日本的乡下民宅更小，而且祖谷盛产烟叶，大家都有将烟叶吊挂在室内的习惯，所以，他们屋子的天花顶被设计得极高，高耸的屋顶可以媲美哥特式教堂。飞驒高山的房子比祖谷里的屋子大上好几倍，可是飞驒高山的房子每一层都搭了天花板，在室内看上去，却并不显得宽敞。相比之下，祖谷民家虽小，可是挑空直达屋顶，加上室内昏暗，酿出了一种幽敞的意境。

从晦暗如穴的室内往外踏出一步，便是云端上的桃源乡。在这里可以眺望峡谷和山脉；来到这里，我恍然觉得，这里就是我的梦幻之城。从此，我总是盼望着、渴求着能够在祖谷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虽然，我总是强调着祖谷是多么的美丽动人、纯洁美好，但其实在我踏入“伊甸园”时，“毒蛇”已经潜入到了此地。人口外流是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1964年，我和我的家人迁至横滨之时，恰逢日本的重大转变期，从那时开始，祖谷人开始不断流往德岛市内以及大阪。到20世纪70年代后，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在祖谷的山林里，遗留了许多无人居住的房屋。